

风暴旋涡

高伟梧◎著



廣州出版社



风暴旋涡

高伟梧◎著

廣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事茫茫. 风暴旋涡/高伟梧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462 - 0454 - 3

I. ①世…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9324 号

书 名 世事茫茫·风暴旋涡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天润路 87 号 9、10 楼 邮政编码: 510635

网址: <http://www.gzcbs.com.cn>)

责任编辑 杨珊珊

责任校对 应 娴

封面设计 李桢涛

印刷单位 广州佳达彩印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员村五横路大坦工业区 3 号楼首层 邮政编码: 510655)

规 格 787mm × 1092mm 开本 1/16

总 印 张 68.75

总 字 数 1200 千

印 数 1 - 5000 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462 - 0454 - 3

总 定 价 84.00 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第三部核心人物

敖群俊 妻子黄胭脂（酸姐）不育，妾侍徐大丽（老表婆）生敖大若、敖大莲（女）、敖大青（女）、敖大华，三夫人陈盐（咸婆）生敖大真（女），四夫人羌莲（辣婆）生敖大衡。

敖大若 妻子甄埃珠生敖志悟（小牛）、敖志道（小童）、敖成钰（女）、敖成悝（女）、敖志文。

敖大华 妻子杨翠花生敖志业、敖志英。

敖大衡 妻子何如珍。

敖大青 丈夫万年。

敖大真 丈夫吴朋。

敖群立（已逝） 妻子崔霞不育（死逝），妾侍何少娥生敖大乾（女）、敖大矩。

敖群汉 妻子邓秀清（哑婆）生敖大智、敖大天、敖大敏（女）、敖大婕（女）。

敖大智 妻子黎金姐生敖志正、敖成芯（女）。

敖大婕 丈夫李大鹏。

敖群英养子敖大惠 妻子杨苦棟生敖成姬（女）、敖成琴（女）、敖成德（女）、敖来弟（女）、敖志筹、敖志谋、敖志成。

冼甜 养女寿彩、秀彩、福彩、生彩。秀彩丈夫招忠信，二儿子招毅民。福彩儿子黄阿独。

敖群元 妻子祝篮生敖予公、敖予松、敖予勋、敖有芳（女），妾侍黄云雀不育。

敖予公 妻子谢玉莲生敖志仁。

敖予松 妻子甄水秀生敖志茂。

敖群杰 妻子向晚霞（大喊婆）生敖惠弟（女）、敖予良、敖予阳，妾侍柳氏（浪婆）生敖少芳（女）、敖予新。

敖群理 妻子侯氏（懒婆）生敖予春、敖予夏、敖予秋、敖予冬。

中共巴南县委主要领导：严鹰、黄占峰、马冠球、侯爽龙。

巴南县第一区、乡主要干部：范统、郝诚、何如玉、李庆新、杨先、敖雷、招硕。

敖屋村民兵：敖瓦、敖节。

敖屋村村众：敖四（地火）、敖石、敖基、敖车、敖泰耀、敖华（道公华）、敖田（谷储田）。

县土改队员：朱丽。

粤剧名伶：白归燕。

世事如烟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解放的天 /1

- 
- 1. 首个元旦 /1
 - 2. 被弃营长 /8
 - 3. 乡长婚恋 /14
 - 4. 热烈的家 /19

第二章 夹雪春风 /29

- 
- 5. 初八年例 /29
 - 6. 同学少年 /35
 - 7. 开始碰壁 /39
 - 8. 予春出城 /45

第三章 风起云乱 /53

- 
- 9. 心里阴影 /53
 - 10. 群元逃亡 /57
 - 11. 灰色新春 /64
 - 12. 节日忧伤 /70

第四章 人生岔口 /77



- 13. 何去何从 /77
- 14. 满城风雨 /84
- 15. 鸡飞狗走 /89
- 16. 风声鹤唳 /95

第五章 政治旋涡 /103



- 17. 急流险滩 /103
- 18. 先来风阵 /112
- 19. 禁爱群体 /120
- 20. 台风眼里 /125

第六章 回南铁风 /134



- 21. 大难临头 /134
- 22. 无处可逃 /142
- 23. 铁婆之死 /148
- 24. 鬼哭神嚎 /155

第七章 土改队里 /162



- 25. 思想交锋 /162
- 26. 风和日丽 /169
- 27. 兔死狐悲 /176
- 28. 低头挨斗 /181

第八章 人生转折 /187



- 29. 祸不单行 /187
- 30. 逆来不受 /192
- 31. 清洗回家 /199
- 32. 先下马威 /206

第九章 相濡以沫 /213



- 33. 不离不弃 /213
- 34. 归去来兮 /221
- 35. 月圆人扁 /228
- 36. 教训教训 /236

第十章 死神游荡 /242



- 37. 泪祭疯女 /242
- 38. 超度亡魂 /248
- 39. 高烧退后 /255
- 40. 网开一面 /260

第十一章 台风扫尾 /267



- 41. 喜交余粮 /267
- 42. 怪走螺号 /277
- 43. 奇特求婚 /283
- 44. 二嫂接女 /289



第十二章 家门不幸 /299

- 
- 45. 男盗女娼 /299
 - 46. 下世好人 /306
 - 47. 不再孤立 /312
 - 48. 顽童闹学 /321

第十三章 暴风过后 /329

- 
- 49. 有道不出 /329
 - 50. 土工毅民 /335
 - 51. 肚皮面皮 /339
 - 52. 七步牛歌 /345

第十四章 树静风动 /354

- 
- 53. 缝衣小组 /354
 - 54. 忘记身份 /361
 - 55. 一口香饭 /369
 - 56. 宣判大会 /376

第十五章 云开见月 /382

- 
- 57. 黑夜光辉 /382
 - 58. 封老猴王 /390
 - 59. 内部团结 /395
 - 60. 岂蓬蒿人 /399

第一章 解放的天

1. 首个元旦

新的时间开始了。

这是解放后第一个元旦，行世界通行的阳历，民众称之为新历年，以区别于传统的农历新年——春节。

寒潮过去，风和日丽。上晌十点，在圣殿坡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农民样装扮的县长杨大勋作了大报告，感谢南下解放军打垮了国民党，解放了巴南五十万人民，自始彻底翻身当家做主人；号召全县各界民众拥军支前，为解放海南岛作贡献；承诺尽快肃清土匪安定社会，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同志们，朋友们，工人农民全体民众，党政军同志们，大家上下一心团结起来，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彻底改变贫苦落后面貌，建设美好新社会，捋起袖子来大干一场！”杨县长最后大声疾呼，激起长久的掌声喝彩。

会后，是全县篮球赛和传统的舞狮、舞龙、舞凤、舞鳌鱼表演，还有未见过的扭秧歌和腰鼓队。此是解放后头一次大庆祝活动，自然是从未有过的热闹，不仅是喜欢新奇的青少年，更有许多特别关心和迫切想了解新政府的各界人士，都被吸引到这个孔庙旁的广场上来。

寒冬日短，血红的日头刚转到西边，倏忽收回了温暖的夕照，暮色就笼罩了下来。不过，很快竹搭的大舞台四角挂上四盏发出刺目银光的大汽灯，更有防空的探照灯从四周射起，交错、聚集、晃动，举行庆祝晚会的圣殿坡有如白日的明亮，不仅清晰地看见欢庆人们衣饰的五颜六色，笑脸的羞红，连枯草下的昆虫蚂蚁也可以看得见。

顷刻，歌声四起，响彻夜空：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祖国的大地，肩负着人民的希望……”

此是来参加庆祝的人民团体，在晚会开始前各自高歌，制造欢乐气氛。

在上响用来开庆祝大会的竹搭舞台前面，四五排长椅坐着县党政军的领导和应邀来观赏的嘉宾，有头面的文化人以及有声望的开明士绅。他们的背后，便是坐在丢满纸屑、蔗渣草地上的师生、工人、农民、居民和南下解放军战士的队伍。唱得最整齐嘹亮的当然数解放军，人数最多，差不多坐占了三分之一的场地。他们唱了军歌之后，就听从站在面前指挥者拳臂的指划，鼓掌拉歌：请一中同学唱一支好不好——好！妙不妙——妙，来一支要不要——要！啪啪啪！

坐在广场中左边白衣蓝裤的一大片全是巴南一中的师生，虽然那些众多红色的学生以及家庭逃亡了的学生离开了学校，复课之后仍有四百多人，初中学生基本上还没有散失，依然是本地的最大团队，不过这些学生少年，多是仰头观望光柱在高空交织成的神奇图案，生出种种瑰丽的幻觉。当一只蝙蝠或者小鸟飞进光柱就不约而同“哦”一声长叹。新的时间、新的景象、新的憧憬、新的兴趣、新的激情，一切都那么的撩人心绪，令人万分感动。

但是，也还不会听“老表话”，对解放军的拉歌全无反应，可失礼了。坐在长椅上的教导主任敖予公连忙告诉带队的学治会头头胡召，他才叫“肥仔”黄仁起来指挥高唱《东方红》。

“中国人民得解放”最后一句刚唱完了，解放军又再请唱一支，“肥仔”只好又发音，《团结就是力量》——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男女学生唱得更加整齐，声音更加清亮，他们一唱完马上以攻为守拍掌呼号，请“工人老大哥”唱歌。

小小的县城，只有打铁、泥水、木工和织土布的一些手工业工匠，凑凑合合才是五六十人，又没有训练，新学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唱得稀

稀落落，没有领导阶级的气派。他们便赶快请农民兄弟唱歌。

坐在右边好几排的农村青年差不多有二百人，除了解放军、一中学生，就是他们人多，比居民都多，居民只有极少数积极分子——多数是青年妇女，几条街加起来也是百余人。但是农民兄弟却是来自四方八面，且是尽挑穷困家人，多是衣着破旧补丁，普遍穿着木屐，也有不少赤脚，就似一堆难民，不成队伍。这里头最多最整齐的是东头乡，其中又是以敖屋村来的多，东头村原来村就小，财主大户逃的逃藏的藏，受这影响，村人对共产党的庆祝活动很不热心，只是由背叛了原来家庭的招春春、招天天几位青年学生拉了几位相熟的邻居过来。最积极的要算城西南面的城角村，因为城角小学是县地下学联办读书会的秘密场地，那里的村人许多早就接近和拥护共产党，但是村子不大人口不多，也只是来了三十多人，同北门河村、西门村等加起来都没有敖屋村的人多，敖屋村有六七十人，就是敖姓来的就三四十人。这条村大，而且有好造反、好揽事、好热闹的传统，再加上西面屋的几位进步中学生敖大婕、敖大乾、敖志悟回去发动组织，通过敖书田、胡思明、敖大敏、敖予春、黄阿独、敖予良联络，前几夜就集中起来，教了两支歌。所以农民兄弟起来“应战”的就只是敖屋村的青少年，他们在敖大乾的指挥下，咿咿呀呀唱了《东方红》，再想续唱一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结果就开了个头“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就唱不下去，不过，他们还是非常的开心，此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呀，耕田仔同党政军及学生坐在一起唱歌看演出，是从未有过的事。他们还是嘻嘻哈哈笑到东歪西倒，令认为丢了脸的指挥敖大乾大为光火，大骂：“你们有没有个规矩呀，农民就是农民，你看有哪个队伍同你们这个样子！”

晚会先是歌唱比赛，竞唱四支新歌《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和《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军、地方武装、巴南一中、巴南一小，还有文艺演出队、县政府机关等等同台演唱，当然唱得最好的是解放军，其次就是县一中，中学生唱得整齐，但没有军人的气魄，季军是杨大勋县长亲自率领的党政干部。歌唱比赛发奖之后，便是县一中演出歌剧《白毛女》。

“飞机来啦！”有个身穿补丁蓝土布衣裤，腰绑一条大草索的十九二十岁后生，突然站出围观人堆，昂首指天大喊，引起场里的惊恐和骚动。

一位持着木棍、戴着纠察队袖章的高大青年人马上过来，寻找肇事人。这个花名猫狸仔的敖瓦假装老实，赶快坐回原位去低着头，但眼不藏尘的敖大敏对这

位全村出名调皮一直在队中带头胡闹的人非常不满，便向纠察队员指出是他。高大的纠察队员一个箭步上去，揪住胸领把捣蛋鬼拉起来，一巴掌掴去，牙血便从他尖嘴角流了出来，猫狸瓦连忙赔笑求饶：“不敢啦，不敢啦。”

此时坐在敖大敏身边的胡思明一跃而起，推开了打人的纠察队员，敖书田也过来指着此人训斥：“顽头，你怎样打人，解放了你还使恶？”那人赶忙走开了，但立即来了两位持枪的巡逻兵，附近居民农民，便过来围观，会场又乱了一阵，直至士兵把吓得脸壳泥白的肇事人带走，才又平静下来。

穿着白衣蓝裤学生打扮的敖大敏问：“那个纠察队员是个什么人？”重新坐回她身边穿着灰中山装的胡思明便挨近去低声说：“招顽，原是东门团伙的头头，曾经帮过革命党招天天做过几日保镖、信差，现时便当上纠察队员。我在五小时与他同过班，他只读到五年级。”“他比你老成许多。”“他留过两年级，农村人读书年纪也会大些。”“好像他怕你们。”“他打不过书田，他笨，书田会功夫。”“我看你还是要继续读到毕业，再读个高中，就可以出来做同志啦，我才小学毕业，我妹妹就不肯给我找工作，不能出来做同志，你看在新社会做个同志多好。”

敖大敏和胡思明一对男女像两只同蒂的葫芦瓜并肩挨坐着，时而喁喁细语，时而相视而笑，那么专心，那么亲热，那么痴情，是恋爱啦？竟引起坐在身后带队杨先的妒忌不满，便叫身边托旗的敖雷把旗杆架到胡思明的左肩上，将两人隔开来。胡思明举手把旗杆格开，敖大敏反过头来瞪圆怒目：“你人带队也胡闹。”

“你看，就是你两个坐得稳啦。”杨先红脸笑眼，向四周指指。

“哦，真的，都乱了！”敖大敏跟胡思明相继站了起来。

不仅敖屋村的农民，所有来参加集会的农民，城里的手工业工人、居民，从来没有规规矩矩坐上几个钟头。要他们不出一入静静地一动不动坐着，说比坐监还抵力。近日正行“朝北晌南夜来东”的天气，下午南风转热此时东风飏飏，没有及时添衣的人就渐觉寒冷了，得钻到背风的地方去。

开始赛歌，观众就向台前靠拢过来，很快左右两边就成厚厚的人墙，这个时候，就只有解放军一动也不动，一中学生、一小学生还勉强成个队伍，其余就纷纷站起来，加入人墙中去。他们过去在村场看戏就是这样，看一阵出来走动走动，有钱的买碗糖水吃吃，或者到边旁赌“鱼虾蟹蛤”，没有钱就站在旁边看人吃看人赌，等锣鼓大作或者观众呼号起来，再匆忙挤进戏场里去。

演出的《白毛女》，唱的是北方老表话，对话用的是广州白话，当地民众还未听得懂，他们看惯了粤戏、木偶戏。对剧情虽也不大了解，可见演员在舞台上出出入入打打闹闹也饶有兴味，而如今不知所云，两边的观众又越来越迫近，遮住了两边的座位，场里的人就乘机散开，到周围草坡坐玩去。他们也不会就回家，还要等等看还有什么节目，要是有什么新奇的事他们不亲眼目睹见，可太可惜了，现时农闲期间，又是大家一齐来有伴，过去看戏经常演完三出天亮时才心满意足地回去睡呢。

终于枪毙了“黄世仁”，戏演完了，晚会散了，探照灯突然熄灭，一下感觉非常的黑暗。不过，敖屋村的青年几乎个个带着手电筒，二节的三节的有的还是自己加长四五节的。因为大军日夜不停地行军，大岗岭的老虎野兽都不敢到海滨来了，社会也安定，只有僻远的山区边缘地区还有零星的国民党散兵游勇，极少数土匪搞暗杀抢掠，临近县城这一带社会稳定，治安从来未有的良好。他们用手电，是表现自己的富有阔气，因为没有财主迫租了，国民党管盐田的师爷走了，共产党还未来得及接手，敖屋村晚晚都去偷卖盐田里的晒盐，收入大增，再加上这秋季，托解放的福，普遍的丰收，又不用交租，生活好了，青年人除了买吃买穿，绝不可少的要购支新的手电筒，这逐渐形成敖村的青年人追求的一种时尚，叫做“手拿电火无食都抵”，用广州白话说就是“手拿电筒，无食也爽”。今晚，就是敖予春和黄阿独两个空手，其余的都手持电筒，不过有的为了节电多数是不常开照，只有几个阔佬要显示自己新电筒新电池的威力，对着天空，对着人面乱照乱晃。

路过东头村，敖村青年知道这里的大财主逃的逃藏的藏，整条村衰败了，便显示威风，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又齐学招府香的咸湿官话：“县城到家三条路，一条去庄山，一条去猫墓，一条透到我的屋；我屋面前有棵普落树，无理无弄又死去，门上写着司马第就是本家招氏府。”嘻嘻哈哈大笑一阵。

这个时候，猫狸瓦又追回来了，是敖大若叫新乡长李庆新领他回来的。品性难改，他一跟上来便掷石头逗狗，惹得全村狗都狂吠起来，伊又故意奔走，让狗群出来追。吓得敖大敏、敖英弟几个女子丧魂失魄，顿足欲哭，幸好敖雷手担着红旗，杨先手上有一截竹蔗，便用旗杆和蔗头打赶追上来的大黑狗，又用强光手电射照众狗的眼睛，几个走不快的女子才能脱险，但看着几个女子急得嚎叫欲哭的狼狈样子，大群后生反而乐得哈哈大笑。

“斗蜂肥，斗狗瘦，斗官穷，斗鬼绝”。杨先骂猫狸瓦这帮好惹事的同伴：“你们莫逞能，总有一日给狗撕掉你大腿肉。”可这些初生犊，老虎不怕，还怕狗？也不怕鬼。到了海尾，又一齐高喊：“水鬼出来啦，赤身条条，好大的屁呀！”这里常淹死人，传闻有鬼出没，吓得众女子寒战发抖，连忙抢过电筒四处照射。伊人又哈哈大笑不止。此时敖予春和敖予良赶快折回来给两位姊妹壮胆。

敖予春是同大姐英弟一起来参加庆祝活动的，但他还是住在群俊二伯的工人屋里。敖生俦大伯公给他祖父生伴的小走廊隔成一小房一小厅，父母、大姐还有脚下的三个弟弟，挤在一起已经是要“打桩”了，自从去跟二伯看牛时起，就跟长工睡在工人屋里，他送大姐英弟回到家东门口，便不进门去。

当他正欲转身的时候，他爹群理出来叫他：“阿春，你入来。”

“三更半夜啦，”阿春昂头望望蓝天上向西沉的半边月公，不高兴不耐烦，“明天讲就不做得？！”

不过，他还是跨进了门槛。

阿理边关门边说：“我讲你不要有尾狗跳无尾狗也跳——有同志到你做？”听老爹带讽刺意味的话，阿春很反感，但不敢顶嘴：“是智哥叫我去参加。阿牛的同学李庆新做了我人东头乡的乡长，他叫小牛和大婊组织农民代表队，自己人总得帮帮。”

阿理边抽大碌竹边观望着大儿子，见他自到晚哥群汉处做工之后，长高了，也生血生肉了，近来冬闲少晒，还白靛了。儿子似妻子，五官端正，眉清眼秀，不似他的脸长嘴凹，颧骨突突，可惜也生出他老母的一双鹌哥脚，不然会是个人才，自己无志气无本事，未能让他去读几年书，想到这里，做爹的内心负疚，嘴也就软了，和气地说：“你没听到消息，讲美国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

“你就是好听谣言。一解放就造谣说和尚测字：‘朱毛同亡命，介石回北平’，现今又搬美国出来啦，国民党几百万军都败了。”儿子一个多月来，从二房几位堂兄堂侄的嘴里，听了好多新的道理，他说得理直气壮。

“可美国有原子弹！”阿理放开了水烟筒，睁圆眼对望着儿子。

阿春也听说过原子弹炸死日本几十万人的事，但他找不到理由反驳，只觉得不对，见父身上披了一件旧黄棉衣，肯定又去群元家得了恩惠。“你又听群元乱说啦！”看见父亲收回了刺人的眼光，敛脸低头，知道说中了，便更提高声嚷

道：“我讲你不好去近他，西面屋人就是他一个人……”没有将“反动”两字说出来。这是听阿天、阿华在背后的骂话，他怕传到这位大伯的耳去。

“唉，这世道，怎样做才合适，我也无把握，得见一步行一脚，看清踏稳才好走……你去睡啦，这张牛子被全破了，你带你弟阿夏一起去睡吧。”他有了旧军棉衣，可将破被让出来。

阿春便带着头大弟弟十二三岁的阿夏到了后边的工人屋去。

阿春带弟弟踏上木梯爬上牛厩上面的阁楼。有了半张薄被又有哥哥身背的热量，阿夏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一下就睡熟了。但阿春却不能入眠，并不是不习惯同弟弟一起挤床，而是想着他的心事。怎样才能识字呢？自己这么大了，无学堂肯收了，日间要做工，也无空闲去读，找二房的人教教啦，谁肯教呢？小牛最好，可他去支前了，其他人不耐烦，根本就看不起我。哎，怎样竟生在这样一个穷家呀。

他又油然记起解放军来后三四天，小牛就托了一叠公告回来，交给他和阿独去贴。照吩咐各姓祠堂大门口、路边大墙、大树头都贴一张，他贴上去即时村民就围上来，七嘴八舌问里头讲什么还要他读读给大家听。他只好红着脸说“我也不识字呀”，后来听识字的人读才知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的政府官员职位名单，之后众人又在榜上寻找本姓有多少个人，敖姓最霉气，大人物没有姓敖的子孙，倒是姓胡、姓陈、姓林的都多，姓朱的有个朱德还坐第二把椅。不过姓招的也没有，心里才觉得舒服些。他和阿独都是睁眼瞎，连百家姓也不认得，参加议论的资格都没有，顿觉得认得字多好呀。后来，帮大婕、阿华、阿天送了几轮信做了几件事，又听小牛讲了一些革命的道理，现时又参加了元旦庆祝活动，见过去来村活动的李庆新当了本乡的乡长，特别是邻居泰耀去当干部了，他真的如老父所骂的想有机会去当个同志，可恨自己不识字。

吃了一肚粥水，尿就胀了，很久不能入眠，下来放了尿却在窗口见到敖群元家还亮着灯，他便坐起来。这个国民党营长在做什么呢？三更也不睡。阿华、阿天嘱过他留意此人的行动，他便要去盯望盯望。

他瞪对着敖群元新屋窗口的灯光，长脑袋油然又浮现出多日积留着的一个问题：“怎样一个家族的人，又要分党分派，明争暗斗，平时见着点头问候，嘻嘻哈哈，可实际上是你要打倒我我要打倒你，比外人还坏还狠。为何就不可以和和睦睦，平平安安过日子呢？村中阿车家、显光家，还有阿博家，人家庄园

兄弟更多，人更杂，可又不像我人西面屋，狗咬狗，势不两立。”

“啊！”他叹气，旋即张大嘴巴，打个大呵欠，泪水直流。

哦，就是读书多了，肠肚复杂了，各人有各人的主意，都要坚持自己的主张，唔唔，我明白了。可见读书识字也会坏。

因为他突然想通了，暗自高兴得笑出声来，一下反而又精神起来，他拭拭眼睛，爬下楼梯，摸到新屋的窗前。

踮着脚还是靠不着，他便找了几块烂砖叠起来再站上去，把眼睛贴近窗缝往内看。

老群元像在看信……他乐得差一点嘻嘻笑出声来，张口微声自说：“你还不走？人来捉你啦。”忽地，脑里出现解放军来捉这位堂伯的情景，他心又突突急跳起来。

一慌张踩歪了，砖块突然塌了下来，他整个摔在地上。

砖块碍着脚裸骨，痛得钻心，但只能在心里“哎哟，哎哟”叫，不敢喊出声来，怕惊动了屋里的人。

他咬住牙噙住泪水一拐一拐又摸回工人屋去，一肚忿恨：“累我跌这跤，群元该死！”

不久，就鸡啼了。

2. 被弃营长

解放了，敖群元依然滞留在村里不走，初是出于非常的无奈。

三大战役，蒋介石兵败山倒，这位老谋深算的旧军官就已知“霸王别姬”的必然结果，但想不到竟这么快。红军渡过长江天堑，朱毛的铁帚就直扫过来，经营了几十年的蒋家政权就似一堆堆落叶垃圾，被铲走被扫光。长沙战役一过，他便具体谋算应对，他同共党打了二三十年交道，深知自己属于罪大恶极一类人，不只是在战场上同共军火拼过，还在本县当了好几年专门对付游击队的保安大队长，虽然他并不穷追猛打，不时留点人情，可他批准枪杀的仍不少，就任本村也有血债，绝不能落在共党手里，这是早就下定的结论。然而，红色洪水一下就漫过整个大陆，他从何逃生呢？他知道末日已经到来，于是急急去找